

水流何处



余英时



中国当代名人随笔

中国当代名人随笔

水流何处



陈丹晨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中国当代名人随笔

水流何处

陈丹晨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5插页 124千字
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0,001—15,000

ISBN 7-224-03708-7/I·855

定 价: 6.45元

● 序

陈丹晨

门外水流何处，
天边树绕谁家。
山色东西多少，
朝朝几度云遮。

——（唐）皇甫冉：《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》

唐代皇甫冉算不得什么大诗人，但是保留下来的这首小诗《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》却写得玲珑剔透，颇有味道。这首诗是怀念朋友之作，但是含意蕴藉，寄寓的感情深沉，令人遐想联翩。怀友的诗在中国古代多得不知有多少，皇甫冉却别有情怀，不用直接正面倾诉的写法，而是用反问的方式，且又不是问对方起居健康功名成就，而是问你所居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，来抒发他的思念之情，显得那么自然、真切而又飘逸。

在人生旅途中，一路风雨，一路山水，看不尽的风光，走不完

的里程。然而，对我感情上最强烈冲击的，或者引起相当兴味的，因而铭记难忘的，却是我所见识的许许多多师友。他们中间，有我熟悉交往相识多年的，有萍水邂逅一面之缘的；有声名显赫的杰出人士，有默默无闻的平凡小人物；有正活跃在新的历史一页，有已经作古的。有的还是未曾谋面的前辈，因为某种原因在我心底长留印象的。我之所以把我对他们的印象记述成文，除了个别是以记者身分采写的，大多出于一种冲动，出于一种强烈的感受中引申出来的文化体验，无论是中国同胞，还是外国友人。

即使在我诉诸于这些篇章，见诸于报刊之后，我对他们那份温馨的友情仍然难以泯消。重温这些短文，如同翻看旧时照片，往昔的印象时时会新鲜活泼地映现在我面前，使我欣悦和满足；也常因此勾起对他们的思念，很想问问他们的门外水流何处，问问他们那里的绿树、山色……

忆昔风雨几番颠簸消蚀，人际关系竟是如此难堪。理解、沟通、友情，成了人们普通的呼唤和渴求。但是，在人们交往中，无疑，最重要的是给予、付出；更多的是对于别人的理解和温情……也许，在邪恶的强权面前，在丑陋的物质面前，这一切显得多么软弱、苍白，甚至迂庸。“朝朝几度云遮”在所难免。然而，美好的善良的人情和理性之光毕竟可以烛照人生道路。我希望我写的这些小文能够作好证明。

1993年11月3日

● 目 录

流水

贤哉老钟	(3)
要活到九十九	(7)
唱不死的刘玉玲	(10)
不凡	(14)
怀念恩师王瑶先生	(18)
怪人高长虹	(23)
在钱钟书寓所琐闻	(27)
胡风·撒旦·上帝	(34)
一位执著的文化人——荒煤剪影	(38)
巴金的梦	(44)
漫忆茅公二三事	(49)
灵隐寻胜——记陈学昭	(59)
廖静文与《徐悲鸿一生》	(65)
新年访廖	(71)

绿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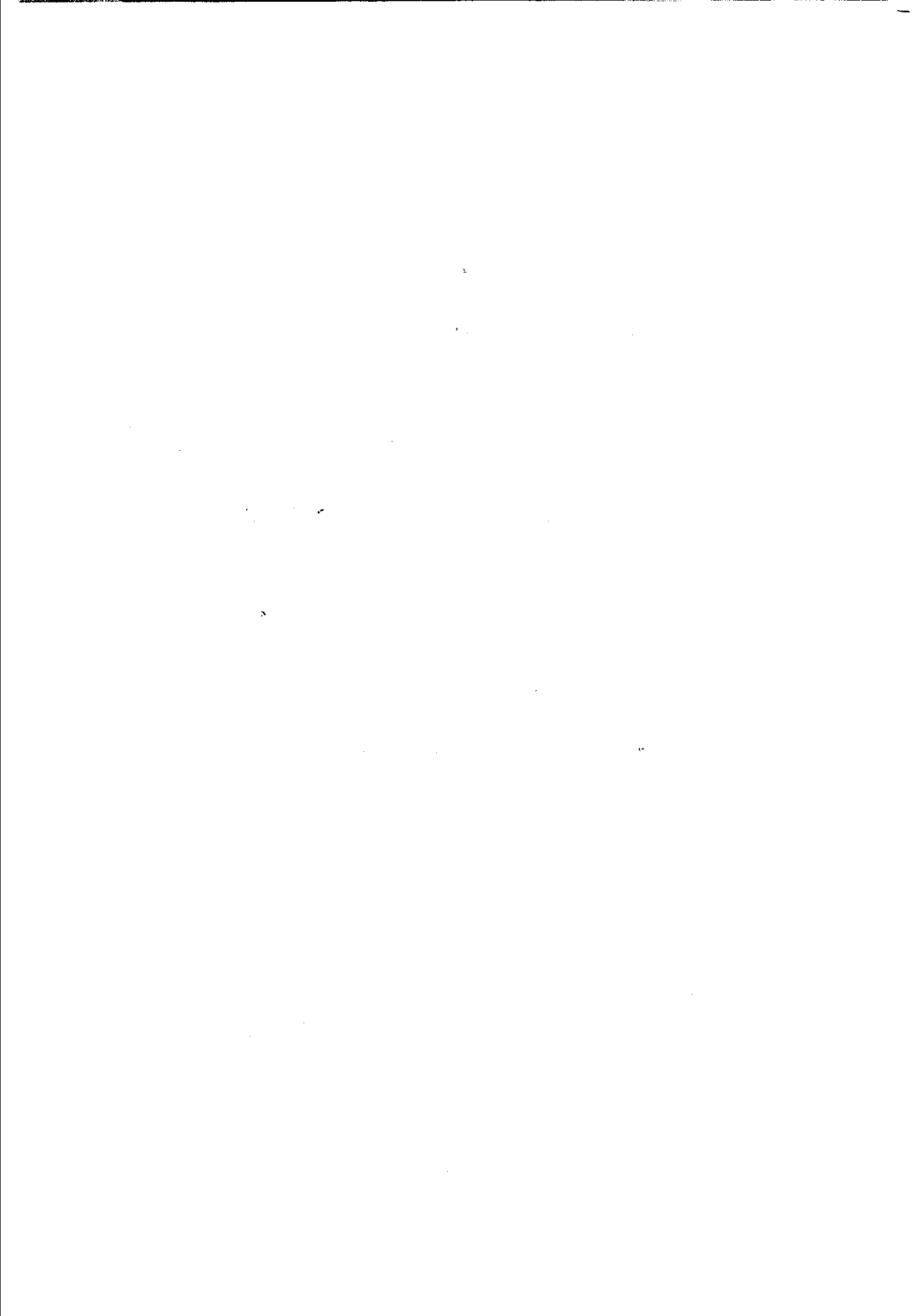
陈幼石其人.....	(77)
陈依范和陈元珍.....	(80)
听叶嘉莹讲课.....	(84)
一位旅美华人女作家.....	(88)
缘分.....	(92)
菲菲和她的父亲.....	(95)
梁羽生印象.....	(98)
李锡奇与古月.....	(105)

山色

山崎丰子印象.....	(113)
希思音乐会.....	(117)
威尼斯的苏珊.....	(120)
梅丽亚的晚餐.....	(124)
布朗夫妇.....	(127)
汉德克和玛丽.....	(132)
“劳他”制作者与他的妻子.....	(138)
平民奥利太太.....	(142)
李夏德博士.....	(146)
孤独.....	(149)
一位德国朋友.....	(154)
我的东德同学的故事.....	(160)
詹妮求职记.....	(167)

流水——

门外水流何处



● 贤哉老钟

一个月前，有一天我正在报社工作，有人告知：“老钟病得很厉害。”到了中午，又有一位朋友叹声相告：“老钟去世了。”老钟就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。我听了，先是意外地“啊”了一声，但又坐在那儿发怔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我觉得他走得太快太匆忙了。两个多月前，我与他还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放映室一起看电影《珍珍的发屋》，挨着坐在一起开座谈会。那是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片。摄制组专门招待一部分专家看片，然后听取意见。影片是讲一位个体户青年经营理发店的故事，写他们心灵中美好的闪光的东西，也写他们心灵中的灰尘。总之，写他们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喜怒哀乐。影片很有青春气息，很有情趣。老钟在发言时鼓励他们说：“影片着重写了人、人的心灵和命运。比别的片子有了新的进步。”他发完言，就近与我握了手说他身体不大舒服，就匆匆离去，没有想到这竟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，听到他的最后一次讲话。

四月四日，在八宝山举行钟惦棐遗体告别仪式，事先收到一份通知，老钟名字前面有八个头衔，竟有五个是“员”，还有两个

“家”，唯一的一个“长”，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，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的规模很小的民间学术组织，所以无关宏旨。此间风俗，名人身后，最讲究的是头衔，因为体现身分和评价。有时可以多到长长一串。譬如有些要人去世，是称“杰出的”“卓越的”还是“伟大的”，是“无产阶级革命战士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还是普通的不加任何形容词的，都是大有讲究的。有时为了确认这些头衔，有关方面甚至包括家属，往往为之苦思磋商良久，因此迟迟不能播发讣告消息。老钟也有八个头衔，却都没有什么分量，而且也没有形容词。当今之世，像这样一个参加革命整整半个世纪的人，竟然没有一官半职，在以往的简历中也从不曾担任过什么显赫的职位，就此安然辞世，实属不多见。但使我惊奇而感动的是那天前来吊唁的人却多达千人，八宝山灵堂外队伍排得老长老长，院子里搭的大棚下拥挤着人群。老钟虽是一位影评家，但除电影界外，文学界、戏剧界、美术界、教育界、社会科学院、政府文化部门等等都有许多著名人士来到老钟遗体前，向这样一个没有官衔的“员”鞠躬致哀，表示最后的敬意。我从自己沉重的心情中，感受到了人们对老钟的强烈的挚诚的爱。这是老钟平日对人的爱所获得的最后的回报。

我在这里屡屡用老钟称呼已故的钟惦棐，那是因为在他生前，我们大家都是这么称呼他的。其实他比我们大一辈，卒年六十七岁。但平日电影界和文艺界的人与他接触，也不大觉得他是长一辈的人。我就曾听他自己笑呵呵地讲过这样一件事情。有一次开座谈会讨论一部新片子。老钟发了言，有一位姓沈的著名女演员快活地对他说：“唉！这才是我们老哥儿们呢！”老钟开心地说。“这二十岁小姑娘与我六十多岁老头子称兄道弟，我倒很高兴。说明她把我当自己人，不见外。”他，就是这么一个天真的

老小孩。

钟惦渠治学很谨严。他写文章不求数量，可能因为经过长期摧残折磨，患有疾病之故，因此不像有的人倚马万言。但是他的文风平易而隽永，见解深邃而有锋芒。每发一次言，每写一篇文章，都可看到他的深思熟虑，感到他的严谨和周密。所以，他的早年罹祸和《电影的锣鼓》和近年写的评谢晋的关于电影“十思”的文章都是极有创见和影响的精彩之作。

在电影界，座谈会之类的活动是很多的。电影界朋友常要拉我去凑热闹，因此我也常能在这种场合遇到老钟。但他不像有的名人每会必到，每到必发言，发完就走。他却静静坐在那里，认认真真地听，有时也插几句话。到别人请他发言时，他有话就说，没话就不说。他决不用空话套话来敷衍，但却热心地鼓励别人发言，我就是经常受到他的鼓励的。因为我不是电影圈的人，对电影艺术特点规律是个外行，老说一点思想内容分析，自己也觉得乏味。所以常常想躲掉。但是老钟的鼓励，倒也使我生了几分勇气，特别他有时说：“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，”这更使我不能不认真思考，不认真讲几句了。而我又发现他讲这种鼓励的话绝非出于礼貌和客套。因为他听别人讲话时总是那么聚精会神，沉思凝虑，使讲的人更加有了信心；讲完了，他还会与你交谈讨论。因此，我在内心对他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，每次见到时感到分外亲切。尽管除此之外，我与他几乎没有任何来往。

几年前，有一次，老钟对另一位文学界朋友和我说：“我最近给自己的论文集写后记，第一句话就是：这个集子里的几篇可怜巴巴的东西。你们说是不是可怜巴巴。在文学界过去几十年，就这么一点东西，还不可怜巴巴。”我们没有吱声。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。“可怜巴巴”，是他的谦虚，也是他的严于要求自己，却决不

是他的无能和懒惰。事实上，他在近十年写了上百万字的电影评论和美学论文，但我仍然感到这句轻松的自我嘲讽的话语本身是很沉重的，充满对于过去历史的苦涩和酸辛。

一九八五年夏天，中国影协小罗邀我到老钟家去“聊”一个新的电影剧本。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、导演吴天明想根据小说《老井》改编拍摄电影，在动手改编之前，先听听朋友们意见，由小罗出面邀约。这也不算什么会，完全是一种串门聊天的意思。来的也都是熟人，记得有中国影协陈剑雨，影评家李兴叶、仲呈祥，电影学院教师兼导演邓洞天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黄健中、王君正等，在这间大约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促膝而坐。虽然拥挤一些，但比在正规的会议室要亲切得多。据说这里是电影界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。那天《如意》《良家妇女》导演黄健中的发言最长，给我印象最深。他坐在靠房门口的小板凳上，谈到电影艺术的新的探索 and 追求时，显示了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和激奋。我坐在那里听朋友们聊天，环视这间小平房的陈设，一张写字台，一张沙发，一台彩电，几把椅子，再就是到处都是书，整个室内陈旧、凌乱、简陋。这个陋室的主人坐在人群中。他两鬓染霜，面色黝黑，但却坚毅而富有智慧，此时又正沉溺在听人发言和思索中。我不由想起孔夫子赞扬颜回的话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

1987年4月17日

● 要活到九十九

最近因为臂肘疼痛，常到医院去做理疗，几次碰到老诗人艾青在夫人高瑛陪伴下也在做理疗。艾青见到我就取笑说：“红彤彤……”记得钱钟书先生以前也取笑我，叫我“东方红先生”。这都是因为我的名字而起的。艾青因为右大腿丹毒感染，所以连续来做理疗，已好了许多。后来，又说起他的眼睛有一只已失明，又说到他的头先天就有点偏。他忽然笑着拍着右脑，指着右眼，又拍着右腿，说：“都是右面出毛病，头是右面，眼睛是右面，腿也是右面。”他语带双关的幽默样子，使我们都笑了起来。

我对他说，“你很幸运，有高瑛陪侍照料。我见到过一些失去老伴的前辈，即使子女对他照料体贴得无微不至，总也不及老伴贴心。”他就用臂肘捅捅高瑛说“你听见吗？在说你呢！”高瑛说，“我像他的影子，总跟着他，一步也不敢离开。”我说，“可不是，我就说老伴好嘛！”高瑛说，“不过他老欺负我。”艾青又捅捅她说：“谁欺负谁了。”我看他们像一对老小孩，亲热而又还带着一点孩子气。

我因为平日没有到别人家随意串门的习惯，再加上工作忙，

所以以前高瑛几次招呼我去他家玩，总没有去。我与艾老接触不多，但在过去有过的几次见面中，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诗人——艺术家的气质，那种天才横溢的艺术气质，那种单纯、机智和丰富敏锐的艺术感觉、强烈的情感追求，常常在谈话中随时流露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他还是从外地回来暂住在史家胡同时，我因事去看他。他随意的谈天，忽然指着一幅半裸女像的雕塑照片，说：“你看这多美！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《宫廷爱神》故事中讲到的塑像。”他非常细致，几乎是陶醉了似的给我讲解这个雕塑艺术的美。又有一次，他正暂住在一个旅馆里。我去看他时已是晚上，电视里正在播映根据巴尔扎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比哀尔德》。他又指着屏幕赞叹：“真像一幅油画。你看，这光，这构图多么美！”

他早年学过绘画，后来又改写诗。但是画也好，诗也好，那种画家和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感觉总是突出地集合在他身上。他又是人民的忠诚的儿子，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。遗憾的是他长期遭受种种磨难。他被国民党囚禁过。他被革命政权“流放”过。现在，他又被某些轻狂的青年误解和攻击。记得他在《艾青诗选》的自序里，曾经引用过他写于一九四一年冬天的《时代》中的一段诗，来总结他走过的人生道路。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：“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，更大的毁谤，更不可解的怨仇，和更致命的打击——/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……”“为了它的到来，我愿意交付我的生命/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/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/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/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地踩过我的胸膛。”

白居易曾经慨叹过：“诗人命蹇”。艾青也是命乖运舛。但是，见到他的人都会觉得，他从不沮丧和怨艾。他永远是那样乐观和

年轻，保持着一颗赤诚单纯的童心。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中，艾青和钱钟书两位是最富有机智和幽默感的。钱先生的幽默更多的是学者风度，是对世事和人们的隽永的调侃。艾老的幽默则更多的是艺术家情趣，是自嘲和对人们的戏弄。

他说，他今年七十七岁，是一个“坎”。我说：“你一定能跨过去，你要活到九十九。”

●唱不死的刘玉玲

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不仅在内地走红，就是在香港也极受欢迎，她的《钟馗嫁妹》、《林冲夜奔》等剧目对香港人也都已不再是陌生的了。

其实还有一位河北梆子演员，声音和艺术与裴艳玲不相上下，这就是刘玉玲。裴艳玲是一九八六年第三届梅花奖得主之一，而刘玉玲是一九八四年首届梅花奖的得主之一。裴艳玲的绝招在于表演，给人的新鲜感是年轻貌美的女子演英武的武生，刘玉玲的绝招在于唱，引人兴趣的是她的宽亮的音域和醇美的音质。凡是对京戏和戏曲爱好的朋友，听过刘玉玲一曲，莫不惊讶赞叹。

前些时，刘玉玲在北京连续举行京剧、梆子折子戏专场演出。我去观看的那晚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上演。场外许多人等退票，场内满座。北京这地方也真怪，戏曲界一会儿叫“戏曲危机”，一会儿叫“振兴繁荣”；一会儿即使名角上台，也可能门庭冷落，一会儿冷不防场场爆满，好评如潮，其中奥妙，戏曲界朋友至今也不能完全说清。看来，刘玉玲的京戏、梆子两下锅还是颇有